

# 文学，一颗幸福的子弹



我而言，正是因为内心需要才写作的。我刚才说过，写作能让我的内心安妥，像一滴眼泪掉进湖水里，划出一道道涟漪之后，很快消失了。湖面依然很美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简单地讲，文学就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倾诉和发泄，也不是控诉或者揭露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带着一种使命感，带着对历史、社会的责任，通过笔下的人物来展示某种高尚或丑恶，反映人性的善与恶，等等。所以我说，一个好的作家，眼睛里是常含泪水的，他用泪水映照世界的仇与恨、爱与痛。在现实世界中，他甚至脆弱得连处理一件小事都感到吃力，但在他的虚构世界里，许多“疑难杂症”便迎刃而解。这就是虚构与现实的矛盾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身体强大时，精神往往是脆弱的；当你的精神强大时，再脆弱的身躯也就变得强大了。

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，十年来，我写下了一个个故事，这些故事或“阴冷”得如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《远方有多远》，或“纠结”得如《我像雪花天上来》《我为谁等待》，或“疯狂”得如《悬案》《秘密追踪》……无论是纠结、疯狂，还是忏悔，我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这些人，他们的性格，他们的内心，他们的一言一行，都表达着对现实社会的看法，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悲苦，带领我们不断地逼近生活的真相……他们承受着生存的沉重压力、无尽的痛苦，他们愤怒、流泪、忏悔，他们最终向生而死……

我非常清楚，在作品中，他们许多人的身躯在慢慢倒下、死去，但在现实中，我更想知道的是，他们的精神是否活着走了出来？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我每次虚构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活生生地出现了。有时候我这样想，并不是我写下了他们，而是在我进入虚构世界时，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来到了现实世界。

所以说，写作是一件神奇的事情。

双臂张开，就那么上下随意摆动两下，身体便升到了空中……我飞翔，越飞越高，身体也越来越轻盈……

那时候，我经常问自己，这样的梦意味着什么？现在我大抵明白了，或许那就是深藏于心的一种“自由”，就像一座死火山似的，在梦里被愤怒激活了。

事实上，经受困难和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，很多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都很紧张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拥有文学这颗幸福的子弹，哪怕现实再浮躁、再荒诞，至少有一点是幸福的——我们可以一边在现实中艰难地匍匐前行，一边以大鹏展翅的姿势在虚构世界里飞翔。当现实人生无法跨越痛苦的高山时，而虚构的人生却已驻足在它的峰巅；有时两者会天壤之隔，而有时又紧密交织在一起，有时虚构成了现实，有时现实被虚构。某一刻，你分不清自己是在现实中，还是被虚构了。这种感觉像不谙世事的婴儿，又像飞来飘去的神仙，令人沉迷其中，不愿自拔。这就是文学赋予作家的美妙之感。

话又说回来，感觉就是再美妙，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写小说、散文或诗歌。为什么？有人把这个问题归结于天赋。其实我不这样认为。一个人写不写作，天赋的因素很次要，关键是看他内心需要不需要。就

## 用一生去等待

每次回老家，在村口，我都能看到母亲。

母亲老了，满脸皱纹，白发苍苍，腰也弯了下来。她拄着一根棍子，静静地立在村口，侧耳聆听着前方的动静。其实我知道，她在等待我弟弟，就以这种姿态，用一生去等待。

弟弟比我小三岁，小时候也比我机灵。虽然他眼睛不大，整天没有睡醒似的，可只要眼珠一转，里面的内容就丰富了。母亲常说他“鬼点子”多。弟弟很淘气，但从不说脏话，而且最恨别人骂他。有一次，他与村支书儿子玩弹珠，两人起了争执。气恼之下，支书的儿子冲弟弟骂，纵然只骂了一句，弟弟便忍受不住，狠狠揍了他一顿。之后，支书的女人闯进我家，找母亲理论。或许为了让别人解气，母亲便打了弟弟。谁会想到，母亲唯一的一次打儿子，竟成了她一生的痛。

弟弟离家出走了。

那天，母亲整整找了一夜，哭着、喊着，像疯了似的，亲戚家、庄稼地、沙河边，角角落落都找了。而我弟弟，却像沙河里的水似的，流走后便再也不回来了。第二天她继续找，仍没有踪影；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仍无音讯。弟弟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，母亲继续寻找。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在我印象中，母亲每次回来，她穿的“千层底”都磨得薄薄的，边沿还有绒绒的线须。有好多次，她到家时蓬头垢面的，我都不敢认，以为是讨饭的呢。所以我断定，母亲在外头定是经常露宿街头，食不果腹。更令我不解的是，母亲不识字，她是怎样坐车、转车和认路的呢？这些困难母亲是怎样克服的，我无法想象。以前常听别人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那时候我以为我懂了，可

每当看到母亲，想到她寻找弟弟时的艰辛，我便会告诉自己，那句话我没有全懂。

渐渐地，母亲的腿脚不再灵活，行走愈发吃力。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，她不再寻找弟弟，但我知道，她的痛苦仍蛰伏在心里，从未消散。三年前，母亲的眼睛失明了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母亲的眼睛里再没有流出一滴泪水。

记得从我上中学起，母亲就经常叮嘱我，别忘了打听你弟弟呀。这是母亲的要求，我哪能忘记呢。还真应了那句老话：工夫不负有心人。经历了无数次失望，前段时间，我通过电视台的一个寻亲节目，终于有了弟弟的消息。离别三十多年，在电话里，我们泣哭了很久，也诉说了许久。之后弟弟说，他们中秋节能回来与我们团圆。不过，这个喜讯我没有立即告诉母亲，怕她承受不住这喜讯，喜极生悲。我寻思着，瞅准机会慢慢透露给她。

中秋节那天，我回去与母亲团圆。吃过午饭，母亲又品尝过月饼、苹果，我便陪她聊天。其间，我们聊到父亲，聊到我小时候的事儿，偶尔也提及弟弟。当她听到弟弟的名字，便长叹一声，沉默了……

或许母亲累了，当我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城里有意思的事情时，她却睡着了。于是，我侧身坐在床沿，静静地看着母亲——只见她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一些，看上去平静、安详，也有一种威严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母亲这瘦小的身体承受了太多的重量，有短暂的欢悦、幸福，有内心痛苦的煎熬、等待，还有无尽的思念和伤悲，它们纵横交织、纠结一团，它们也在母亲的身体里慢慢沉淀、慢慢变老……我知道，母亲的一生太苦了！但我不知道，在梦里，母亲是否穿越了层层痛苦，沉浸在那无边的欢乐之中，沉醉在团圆的幸福里。

突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这时候母亲也醒来。或许手机里传来的声音，让母亲预感到了什么，她倏地坐起身，侧耳，左右搜寻着声音的来源，神情慌里慌张的……骤然间，那双失明的眼睛湿润、明亮起来，犹如一道彩虹，飘到了她的眼前，飘进了她的心里。我想，母亲一定猜到了，是弟弟回来了。



作者简介

曲从俊，38岁，供职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。毕业于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曾任《小说精选》杂志社文学编辑、编辑部主任，《地质旅游》杂志记者、编辑，政府内刊副主编等。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主要以小说为主，兼有散文、文学评论等，作品散见于《长江文艺》《啄木鸟》《莽原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朔方》《广州文艺》《鸭绿江》等期刊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悬案》《我为谁等待》《我像雪花天上来》，短篇小说《隐私》《春天里》《龙骨往事》《情感虚构》，文学评论《柔软的坚韧》《超越炉火的温暖》《民间传说和历史记忆构筑的“乡村密码”》等70万字。其中《永远没多远》被收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《小说十年精华》一书，《春天里》荣获“昭通杯”首届全国国土题材短篇小说大赛优秀奖，《隐私》荣获“执手杯”全国文学大赛优秀奖。

百姓写手逐梦文学系列

曲从俊作品选登

写作拯救平庸  
文学点亮人生

